

忆旧·古运河

## 我家屋后的渡口

| 张曙文 |

小时候我住在南阳湖边的一个叫大舍头的小村庄，是个四面环水的圩区。离开圩区出行用得最多的交通工具，便是渡船，当然少不了有渡口。

我家屋后的湖边就有个渡口，大家称为陆家渡。

渡口临水的石码头不是很大，由十几块一米左右的阳山石条叠砌而成。码头拾级而上就到西隔壁邻家的屋后。邻家的阿婆就是摆渡人。靠墙一块长长的花岗岩石条安稳地卧在墙角，供渡客候渡休息之用。

渡口一条瓦屑铺就的小路，在村后的湖岸上向西延伸，在村口向南转弯接上土路伸展到田野陌上。远方蔚蓝的天空下，安阳山青色如黛，形象丰美。

春天，渡口湖岸芦苇青青，随风如少女在水面翩翩起舞。岸坡上，老柳树偃卧水边，垂下的柳枝飘荡在水面，留下圈圈涟漪。柳树下一只桐油漆的小木船，荡漾在渡口的水面上，那就是一年四季在渡口渡人过湖的小渡船。渡船船头船梢微微上翘，弯弯的船型，犹如儿时童谣里面挂在天边的月亮船。时而有新燕双双掠过渡口旁边的水面，留下动人的剪影。

春天是摆渡人一年中最舒坦的日子，没有冬日寒风，没有夏天烈日，少有暴风骤雨。这时候也是我们水乡孩子去渡口河滩玩耍戏乐的好时光。渡客不多，我们会乘摆渡人心情好的档口跳上渡船，在湖里蹭上几个来回。这时摆渡的婆婆会交待我们注意安全，让我们扶栏坐稳。

凭栏靠在渡船的木条椅上，时而抬头遥望蔚蓝的苍穹，注目飘忽变幻的白云；时而近观碧波荡漾的湖面，常有的小网船劳作的身影，还有长长的轮拖经过，偶尔还有一点孤帆隐现在水天一色的湖尽头。湖面平静时，来了兴趣的阿婆会给我们讲她不知讲了多少遍的陈年往事。这时候我会眯起双眼，听着“欸乃，欸乃”的摇橹声和船头下潺潺的流水声，享受着渡船一摇一晃的悠闲乐趣。湖风从水面上拂过来，带着水的气息和滋润，轻轻地吻在脸上，灌进胸腔，心里涌出无尽的惬意。

意。

春天风和日丽的日子，在没有渡客的时候，我会缠着摆渡的阿婆教我学摇船。摆渡的阿婆倒也乐意教我，告诉我摇船的要领是手握橹把，站稳脚跟，眼睛要看着前方。我人小个子还够不到，阿婆就在船舱内加块木板。小学三年级，我才十二岁，就学会了摇渡船。

渡口有我最难忘的往事。在渡口迎来过我心中最伟大的军中情侣——我的解放军叔叔和婶婶，在渡口送走在南阳湖边朝夕相处六七年，一起长大的堂弟堂妹。还有爷爷上洛阳镇回家在湖对面喊摆渡的声音：“摆渡——呵”，那是我们兄妹最期待的声音，因为爷爷每次街上回家总会带回好吃的……

农历二月十九的渡口，是儿时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。渡口平时渡客不多，主要是大长圩外出的村民。只有在农历二月十九，湖对面十里八乡的武进乡民都要过湖去阳山陆区桥，走走亲戚，逛逛集市，然后登安阳山一游。故有十万朝山之豪称。

农节当天，渡口的小渡船已不能满足渡客需求。三家摆渡人联合起来借生产队的两条农船，上面铺上木板往返渡人。上午八九时开始，北岸渡口就会挤满熙熙攘攘的人群，等待过湖。村后渡口两边的空地上小贩们放满了各种摊头，面条，馄饨，豆花；荸荠，甘蔗，麦芽糖……整个渡口两边比春节时候还热闹。

家门口的热闹我当然不会错过，一早吃过早饭便会带着年幼的大妹，袋里装着从爷爷那里讨来的几毛零钱，游走于各个摊头之间，买上半斤荸荠，买上几块粘牙的麦芽糖与大妹分着吃，当然忘不了给二妹留上一点。还记得有一年花几分钱买了个有彩色鸡毛的泥塑鸡型口哨，兄妹俩轮流吹着玩，这算是我儿时第一次花钱买的极品玩具，一直留在我儿时的记忆中。

岁月匆匆，时过境迁。随着时代发展，陆上交通的便利，南阳湖上的几处渡口退出了历史舞台。曾经热闹繁忙，在儿时常给我欢乐的渡口，慢慢地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。

家庭·广瑞路

## 一碗阳春面

| 朱婵娟文 |

前些日子老同学在微信里分享一段“无锡非遗阳春面”的抖音，着实让我回味无穷。

那些如烟的往事，在沉淀了半个世纪后的今天，却被这碗阳春面唤醒。记忆犹如一支火箭穿过时空隧道，停留在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定格在那一碗溢满醇香、散发着浓浓家乡味道的阳春面上。

那是1975年我上初二时期，一个初冬傍晚，父亲对我说：“你明天放学后直接到荣巷2路车站，乘车到西门桥站下车，然后到东方红商场大门口等我，天冷了帮你去买件棉袄。”说完，父亲递给我一角纸币作为车票钱。

次日放学后，我挎着军绿色的布质书包，蹦跳式地直奔车站。从荣巷上车，乘到西门桥站下车已是4点半。正逢下班高峰期，穿行在自行车如潮的车流边，内心虽有些紧张但表面却装着若无其事的模样，唯恐被别人发现，这是乡下女孩进城的样子，呵呵。

从西门桥步行到东方红商场（商业大厦前身），不过几分钟路程，当我驻足三阳广场最繁华处，放眼观望着城里最热闹的街景，那楼、那店、那五颜六色的店铺广告牌、那穿梭来往的车流和步履匆匆的下班人群，真有种目不暇接的感觉。

当我正目不转睛观看闹市街景的时候，却没注意父亲已经站在我面前了。随着父亲，我们来到一楼专售冬装的玻璃柜台前，我自己挑选了一件黄底粉梅花的布棉袄，试穿合适后父亲让营业员打包。看着年轻的阿姨非常娴熟地用泥黄色的纸与纸绳打包好棉袄，然后接过父亲递给的10元钱和5尺布票，用二联发票凭条包好钱票，把它们夹在一个铁夹上，抬手放在柜台上方的钢丝绳上用力一推，那铁夹子“嗖”的一声，一下子飞到收银员

台前，不一会那铁夹子犹如一只“黑蝴蝶”似的，嗖一声飞回到营业员面前，营业员取下夹子，把找下的3元余额和发票给父亲，把棉袄给我。

走出商场天色已暗，马路上早已灯头通明，霓虹闪烁，街上一派车水马龙之景让我有些兴奋。这热闹而繁华的场景是我难得一见的景象。父亲看着我好奇的神情对我说：“现在已经没有2路车了，我们必须走回家了。”我爽快地答道：“行。”

初冬傍晚行走在市中心的马路边，丝毫没有夜凉的感觉，倒是弥漫在空气中的熟肉香味，闻着仿若有股暖意迎面而来，那是从三凤桥肉庄、西门桥熟肉店飘散出的烟火香味，好闻到让我直感到饥肠咕噜。

走到西门桥堍下，“绿杨点心店”的店牌便映入眼帘，父亲说：“我们进去吃点东西，填饱了肚子好走路。”

掀开厚厚的棉质门帘，一股肉汤香杂着葱面香的热气迎面袭来。这是一家在锡城小有名气的小吃店，主营小笼包子、馄饨和面条。我随父亲在一张靠门边的八仙方桌前坐下。眼下已过去用餐高峰，店铺里客人不是很拥挤，父亲到付款台前买了四两一碗（1角2分外加4两粮票）和三两（9分加三两粮票）的阳春面。

不一会，服务员就端来了两碗热气腾腾、散发浓浓香气的阳春面，这是红汤阳春面，黄色带有光泽的面条上撒满了葱绿的大蒜叶。红、黄、绿镶嵌在白瓷碗中，甚是好看。那冒着浓香的阳春面，让我这个早已饿了的小姑娘，狼吞虎咽般把一碗面连汤带水吃了个底朝天，吃得我浑身热乎乎的。这一碗汤清味鲜，爽口、香气四溢的阳春面，好吃到我至今难忘，每每回想起来，仿佛舌尖上还流淌着儿时难忘的味道，仿佛还感受到父亲对女儿的暖暖爱意。

众生·人民路

## 花开茶香

| 铁匠文 |

春姑娘来了，她微笑着，笑靥如花般盛开。金黄色的油菜花在风中起伏，远山青黛，巍峨的铜官山深情地凝望着荆溪大地，推窗远眺，我沉醉在这充满诗意盎然的世界里。

在西泖之畔的老茶馆，我点了一壶白茶，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款茶，名为：玲珑小白。我呷了一口，那特有的沁人心脾的芳香，让我陶醉。在这样的午后，如此温暖的时刻，我在等一位长者，令人尊敬的我生命中的贵人。茶香浓郁间，我的思绪回到了三十年前……

那年，我来到阳山荡畔，在这里求学，度过了三年财会班生涯。在多少个朝阳升起夕阳又西下的时候，我徘徊，迷茫，也曾呐喊，常常在深夜买醉，写了很多诗。那一年，这位长者注意到了我，关注了我。

长者的儿子是我同学。在一个下雨天，我记得是早上，树木在风中摇曳，街上的水顺势从高往低流淌着。他让人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。我长大到18岁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领导，我进乡政府时脚是抖的，颤巍巍的。他威严、高大，又是那么地可亲。他微笑着让我坐下，拧了把热毛巾帮我擦去了头上和身上的雨水。捧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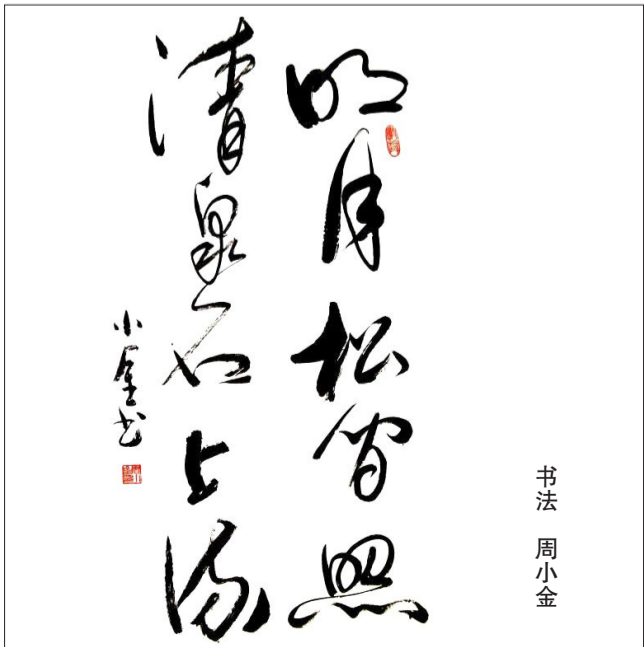
递给我的杯子，我一下子温暖了，我至今仍感受着这个热度，影响了我一辈子。当时谈的内容我永远不会忘记，长者嘱咐我：一定要努力学习，不要沾上恶习，永远不要放弃理想，团结同学。那个时候，我家里很穷，我的伙食基本没有保障，那天临走前，我后叫叔叔的这位长者，给了我两百元钱，十元面值的，很厚的两沓。我坚决不肯收，但我挨不过叔叔。走出乡政府时，我流泪了，外面已雨过天晴。

后来的我，牢记叔叔的嘱咐，我在第二年当上了团支书，担任了文学社社长。叔叔在我求学期间，经常通过他的儿子在经济上、生活上帮助我，周末经常邀我去家里做客，我最爱吃阿姨包的饺子了。

终于又见到你了。今天的你，杨叔叔，你满头银发，但你的微笑，依旧是那般充满神奇的力量，温暖如春，让人如沐春风。

在充满文化气息、浓郁宜帮菜风味的空间，我们品尝了家乡菜。我向席间一起共进晚餐的兄弟们叙说了你我之间的故事。

夜色真美，灯火阑珊，在庭院的角落，有花在静静开放。再敬您一杯茶，谢谢您在我的人生道路上，给了我尊重，给了我方向，给了我勇气，照亮过我差点黯然的心。

书法  
周小金